

組 織 療 法

—理 論 與 應 用—

(上)

戈 紹 龍 譯 編

文 通 書 局 出 版

R 458 $\frac{816}{21}$
21
553-1

組 織 療 法

— 理 論 與 應 用 —

(上)

戈 紹 龍 譯 編

文 通 書 局 出 版

★ 組 織 療 法 (上) (書號 2129上)

譯 編 者 戈 紹 龍

出 版 者 上 海 文 通 書 局
 上 海 (5) 中 州 路 2 號

發 行 所 中 國 科 技 圖 書 聯 合 發 行 所
 上 海 (0) 中 央 路 24 號

★ 版 權 所 有 ★

滬 3 (3000)

1951 年 5 月 初 版
1951 年 10 月 3 版

每 冊 人 民 幣 15,000 元



費 拉 托 夫 院 士

「角膜視覺性移植術及組織療法」序

這篇序文是費拉托夫院士爲他本人的著作「角膜視覺性移植術及組織療法」一書而作的。關於組織療法的發展和學術上的根據，都有簡單扼要的說明，所以譯載於此。同時我們由於這篇序文，可以窺見費拉托夫做學術的精神所在，更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關於「角膜移植術和組織療法」的這篇序文所具有的目的，就是要將我所領導的學派的科學性工作的動向，有什麼特色，加以闡明。

在眼科學的極多問題之中，我從最初起努力要研究的一些問題，可以正當地叫做最緊急的問題。

問題緊急性的概念，不是統計學的，而是動力學的。要估計某些問題的價值，必須有些標準，而這些標準的基礎是在於考慮我們發展開的社會主義建設的任務和需要的。

在我的一篇論文「眼科疾病大學講座的問題總體 Проблематика кафедры глазных болезней」裏，關於科學研究所和醫學研究所眼科疾病講座科學性工作的輪廓，我下了一個定義。

烏克蘭眼科疾病科學實驗研究所起先是臨床性的研究所。由於該研究所具有巨大的病床基礎（一百七十五張床），這一點就可以了然。這「實驗」的命名，應用於該所的實驗室，應用於其臨床部，都是完全可以明瞭的。這個命名指出該

所材料的選擇和研究都必須按照預定的動向，以闡明和解決某些問題的目標而施行。我們研究所工作最主要的標語是，「不是臨床部爲着實驗室，而是實驗室爲着臨床部」。

據我的意見，臨床性機構的研究所必須在眼科學的範圍內，實現醫學從一般而言的基本原則，就是說，要實現人的視官病理學的研究，並且特別要完成眼科疾病的治療。從這個觀點出發着，我們的志向就是主要地發展眼科學的這些範圍。爲引導我們科學基地趨向於這方面的工作起見，我們擴大着我們實驗室的課題總體的境界，這是很容易了解的事情。

在眼科疾病治療的範圍裏，從最初起我們就抱着樂觀的見解。對於我，有一個現象是不能接受的，但可惜在醫生和醫學機構的方面，這現象還不會能夠除去：就是對病人施行觀察，研究和記載，但不治療；認爲病人是難於醫治的，病人自己會恢復健康。當然，我承認這古代的規則「第一不可使病人受損害」，但不能因此就結論地說，我們應該將兩手無力地放置不動。我們必須主動地進入病人的生活裏而加以干涉，當然這要以科學爲基礎。在病人還沒有完全絕望地盲目以前，我們必須竭盡全力，以求保存或者恢復病人視力的一部分。沒有一個病人應該受眼科醫生的拒絕，從事於這個嘗試。如果病人祇從醫生得到形式的指示，那就是更不安的。

不可忘記的，關於疾病的絕對不治性，或者關於病人絕對不治性的概念是非常相對的。絕對不治的疾病，或疾病的不可醫治的後果，與科學的發展同時，屢屢成爲可以醫治的一

類。最好的例子就是角膜的完全溷濁。幾千年以來，這是被當做不治的盲目的原因看待的，然而現在由於角膜移植術的進步，已經很喪失了它原有的陰暗的意義。病人不能醫治的概念也屢屢是很有條件的。病人屢屢不能醫治的原故，祇是因為主治的醫生不曾應用當時科學所具有一切有利的辦法。

在每一個眼科醫療機關都有一些症例，其病人在到該機關以前，已經受了彷彿一切醫療處置的試驗而沒有成績。但是現在再做一個嘗試，就獲得所期待的該病的治愈，改善或停止，甚至幾乎等於零（有時是零的）的視力，並且不是在急性病而是在慢性病的場合，譬如在視神經萎縮的場合，並不一定是不可醫治疾病的症候。在應用組織療法的場合，我們也屢屢看見該病這階段的視力會發生改善。

樂觀的原則和治療的主動性，對於我和我的學派，給着不少的快樂。

我們必須發展我們的科學。我們必須工作，要確信病人身體內藏着許多治愈的可能性，不過需要闡明這些可能性。需要確信，我們現代的醫學是富於診斷和醫療的資源的。我們所需要堅守的觀點，就是科學不斷地由於新的方法的產生而成為豐富。並且即使有時我們在某些場合不能不放下武器，可是我們也不應該用悲觀的「絕不」，放走病人，而應該抱着樂觀的「有時候」可奏效的心理。在病人的床邊，和科學裏，悲觀是無益的，並且未來也不是屬於它的。

我的學派能夠愉快地指明，與悲觀的鬥爭是可能的。然

而在我們的機關裏，雖然發展着樂觀主義，但是我們不應該忽視一點，就是與樂觀主義一起，必須有樂觀主義的一個可畏怖的親戚的監視，這就是安詳而均衡的批評。

最近二十三年以來，我的學派所研究的問題是如下的：青光眼，砂眼，色素性視網膜炎，視神經萎縮，近視性脈絡膜視網膜炎，眼外傷。而眼科的一些重要的疾病，譬如以眼翳或角膜炎形式發生的角膜疾病，也是我們研究的問題。

這本書的工作，就是有關於克服眼翳和角膜炎所引起的盲目和殘廢的問題，其克服是利用角膜移植術的，同時也是有關於角膜移植術的一個新治療原則即組織療法的。

這本書的計劃不僅是為眼科專家，而也是為其他專科的醫生的，因為本工作涉及一些超出眼科範圍的問題。

因為讀者的成分是各種不同的，所以必須用非眼科專家所能接受的方式，說明眼科許多方面的課題。

我以為在我的書裏，必須強調一個實際的意義，就是我的研究的若干方面對於勞働者保健問題的意義；同時我要指出一些從我的觀察所得的學理結論的意義，這對於眼科專家和其他醫學方面的代表者都是富於興趣的。

本書包括着一切有關於角膜移植術和組織療法已經發表的參考資料，並且也含着一些補充的資料。這些補充資料是在大戰前最近的幾年內所獲得的，可是還不曾發表過的。本書工作的基礎的部分，就是提出於斯大林獎賞競賽的研究，而獲得頭等獎的。

戰爭的威脅，中斷了阿德薩的我們烏克蘭眼科疾病實驗研究所基地的我的學派的工作。我們暫時放棄了自己的故鄉；將我們寶貴的智識和經驗帶走，努力用我們的成就為紅軍服務，一部分在前線，一部分在後方醫院。由於蘇聯衛生委員會的命令，在1942年年底，在大須坎特的N後方醫院的基地恢復了我們的研究所。角膜移植術，尤其組織療法，為保衛祖國的負傷的和患病的勇士們的救護而被應用。我本人和我的若干門人關於這問題所做的觀察，不止一次，在學會上已經報告過；這些觀察資料的一部分也被採取於本書內。

本書是由兩部分而成立的：第一部是關於角膜移植術，而第二部是關於組織療法。這兩個問題是機構上互相聯系的，因為組織療法是產生於角膜移植術的基礎上的。

我必須很滿意地確定地說，我所領導的學派的研究是日漸成長的，這當然與黨和政府所給我的支持是有關係的。

我們工作中的問題，當然也包括一些新的問題，會由我們根據斯大林的前進科學的原則繼續地加以研究。

費拉托夫

譯編者的序

組織療法是蘇聯前進科學的一個重大的成就，也是現代醫學的一個嶄新的天地。組織療法的應用已經普及於蘇聯的全國，並且歐洲諸國，也在實際醫療方面，有逐漸推廣的趨勢。

本年3月3日，我中央人民政府衛生部已經發出關於組織與推行「組織療法」的指示。我們新中國的醫學工作者對於組織療法的問題，不僅從學理方面，而且在實際應用方面，都非常注意，這是一個很可喜的現象，可是關於「組織療法」的參考資料，目前還不很多，因此很有作系統的介紹的必要。

本書的目的，就是關於組織療法希望作多少有點系統性的介紹。但是從1933年費拉托夫發表組織療法以來，有關的論文已經超過三百六十篇以上（1950年費拉托夫組織療法指示書中所說），這些論文的搜集固然不是容易的事情，而這些材料的整理和系統化，尤其是困難的工作。

幸而費拉托夫本人有幾本著作，其內容是很有系統而詳盡的。譬如1945年出版的「角膜的視覺性移植術及組織療法 ОПТИЧЕСКАЯ ПЕРЕСАДКА РОГОВИЦЫ И ТКАНЕВАЯ ТЕРАПИЯ」的這本書內，關於組織療法的發展、臨床和實驗的資料，條理整然地有很好的說明。該書的序文內說：這本書的材料即是以獲得斯大林頭等獎的論文為基礎的。最近蘇

聯各種雜誌裏關於組織療法的論文，也大都列舉此書於參考文獻之內，就因為這本書是繁簡適中，容易使讀者把握組織療法理論和實用的原故。

其次是組織療法應用法的指示書，這是費拉托夫所領導的烏克蘭眼科疾病實驗研究所出版的小冊。在實際施行組織療法的時候，蘇聯的醫生都是以這本指示書為標準的。這指示書每年或每兩三年改版一次，每次改版都有若干的訂正，這是與每年組織療法的進步相配合的。

再其次 1950 年費拉托夫發表了一本「視力的恢復 Возвращение зрения」，關於組織療法最近的進步，有很系統化的說明。原著在去年七月出版是應全蘇聯政治智識及科學智識普及協會的邀請，在莫斯科該協會的中央大講堂演講的速記稿，由該會的編輯出版部印行，初版九萬冊。從演講的內容而言，已經帶着深刻的科學水準，但措詞簡單明瞭，為了解組織療法起見，不妨當做組織療法的一種入門智識看待。但是需要注意的，費拉托夫在這篇裏，已經舉出了蘆薈葉浸出液和胎盤浸出液的化學定量分析，這是在 1949 年的專門雜誌他的論文裏也不會提及過的東西。這就是組織療法發展方面的一個進步。

本人着手譯編本書的材料，主要的就是根據費拉托夫這些著作和蘇聯最近兩三年各種專門雜誌裏有關組織療法幾十篇論文。本書分為三篇。第一篇是緒論，即是費拉托夫去年發表的「視力恢復」的全譯，祇略去原書最初的兩三頁，因為

與組織療法的問題，沒有什麼關係。

本書的第二篇，就是 1945 年出版費拉托夫的「角膜視覺性移植術及組織療法」的節譯。原書分爲上下兩部。第一部說明角膜移植術，第二部說明組織療法。第二部共分爲五章，本書所摘譯的祇是第二部的「組織療法」中第一至第四章。但第四章最後關於組織材料製造及應用的方法則完全採取費拉托夫最近發表的（1950 年）「費拉托夫式生物原性刺戟物治療法的組織材料製造及應用的指示書 ИНСТРУКЦИЯ ПО ИЗГОТОВЛЕНИЮ И ПРИМЕНИНИЮ ТКАНЕВЫХ ПРЕПАРАТОВ ДЛЯ ЛЕЧЕНИЯ БИОГЕННЫМИ СТИМУЛЯТОРАМИ ПО МЕТОДУ АКАДЕМИКА В. П. ФИЛАТОВА」。凡是要施行費拉托夫式組織療法的新中國醫學界的同人，祇要細讀這一節並參看症例，能够融會貫通，就大致可以在實際上從事於組織療法的應用。

本書的第三篇是將最近兩三年來蘇聯專門雜誌有關組織療法的幾十篇論文，按照組織材料製法的性質，分章譯載，希望因此容易理解組織療法發展的動向。但譯文有時是全譯，有時是節譯，以求避免許多材料的重複，這在時間上和篇幅上都是比較有益的。

最後「組織療法的概觀」一文，係就組織療法的理論和實際的應用，作一個綜合性的檢討。

本書的內容概要，姑盡於此。因爲譯編時間的短促，社會需要的急迫，和本人學識的淺薄，本書不免有若干的缺點，很

誠懇地希望讀者的指正。

最後必須強調地說，組織療法是現代治療醫學一個革命性的發展，從學問及實際而言，都是我們新中國醫務工作者應該嚴肅地加以研究和學習的問題。組織療法的應用方法是很簡單的，而其應用的範圍却是廣大的。如果我們不抱嚴肅的態度，研究組織療法發展以來蘇聯醫學工作者的苦心，恐怕很不容易認識組織療法的意義。事實上，組織療法已經經過許多實驗研究的階段，纔能有今天的隆盛。關於組織培養，動物試驗等等的資料，如果我們加以吟味和思索，就會加深我們對組織療法的理解，喚起更深厚的興趣，同時我們更可以理解，組織療法的簡單是因為目的在於為廣大人民服務，由繁而趨簡的。在偉大的毛澤東時代，從為人民服務的觀點起見，組織療法的應用和研究，無疑地是具有極重要意義的。

戈紹龍 一九五一年五月

費拉托夫傳

ВЛАДИМИР ПЕТРОВИЧ ФЙЛАТОВ

V. P. 費拉托夫在 1875 年 2 月 28 日生於沙皇時代的彭仁斯卡耶縣的一個偏僻的鄉村裏，他的父親是一個醫生。他出世不久，他的家就搬到新畢爾斯克市（現在的烏里陽諾夫斯克市）去。他的父親 P. F. 費拉托夫在該地方的醫院外科和眼科裏工作。他的父親是一個學識淵博的醫生，老早就引起他的兒子對於醫學的，特別對於眼科的興趣。

1892 年在中學畢業後，費拉托夫決心學醫，進入莫斯科大學的醫科。在大學生時代假期的時候，他回到自己家裏去，受着父親的領導，在醫院裏幫助父親的診察和手術。在這時期，他理解了失去視力病人的痛苦和眼科醫生工作的非常有益，因此他決心將他的生涯貢獻於眼科學的研究。

當時莫斯科大學醫學院眼科的主任是有名的俄羅斯眼科醫生克留可夫教授 A. A. Крюков。費拉托夫在大學畢業以後就擔任該科駐院醫生的職務。需要注意的，還在大學生時代，費拉托夫就想做角膜移植術的研究。這個問題吸收了費拉托夫生涯中的大部分時間。

費拉托夫在他的「回憶錄」中寫着：「當我在大學四年級（1896 年）研究克留可夫教授眼科學講義的時候，有幾行文句引起了我的興趣。關於眼翳時角膜移植術是這樣說的。

在教科書內記載着，在眼翳侵襲角膜全部的場合，可以利用動物的角膜（雞、羊）做移植術的嘗試；關於手術的方法，提及了吉派兒氏圓鋸的使用法，還有該圓鋸圖的說明。對於這一點很少的參考資料，我抱了許多疑問：有沒有結果？嘗試意味着什麼？技術是怎樣？我當時不會尋覓這些問題的答案，可是這些問題却隱留在我的腦海裏」。

如果有人質問這位青年的駐院醫生，他想研究眼科的什麼問題，他就會堅定地回答說，「研究角膜移植術」。然而他認真着手這問題研究的時候，還是遠在以後的。

在費拉托夫擔任駐院醫生的時代，他一面做眼科疾病一般的工作，同時在高洛文教授 С. С. Головин 指導之下，學習眼科研究的方法學，跟着葉魏茲基 Ф. О. Евецкий 教授研究眼科病理解剖學的基礎。他在這個時期寫成了兩篇最初的論文，敘述眼的先天性異常。

在 1899 年，費拉托夫轉任莫斯科眼科醫院的駐院醫生，工作到 1903 年。在這眼科醫院裏，他受着拉吉區尼可夫教授教授 Лажечников 的指導，磨琢他外科方面的技術，並且利用大量的臨床材料，研究眼科疾病的病理學和診療能力。

1903 年，費拉托夫接受了高洛文教授的邀請，擔任諾伏洛西斯基大學眼科駐院醫師的職務，該大學就是現在阿德薩醫學研究所的前身。1906 年，費拉托夫擔任助理醫師，1908 年，他提出學位論文「眼科學的細胞性毒質的學說」。這是一篇內容豐富的實驗論文，頁數四百餘張，研究正常血清及細

胞毒性血清對於眼的影響。

1911年高洛文教授轉任於莫斯科，費拉托夫被選任為諾伏洛西斯基大學醫學院的眼科主任教授。從當時起，差不多整整四十年，他始終不變的領導着這眼科教室。在就任兩年後，他開始研究從他大學生時代起即抱有興趣的角膜移植術。在這眼科教室，他最初應用皮膚圓條於矯形手術，以後該圓條就叫做費拉托夫氏圓條法。

在十月革命以前，費拉托夫雖然開始了他的科學研究的工作，但祇在偉大的十月革命以後，他纔能發揮他卓絕的天才，逐漸完成許多科學問題的研究。蘇聯政府總是不惜獎勵和支持科學的；在1936年鑑於費拉托夫科學工作的效能和重要，決定在阿德薩開辦眼科疾病科學實驗研究所。在1939年，兩棟三層的大建築和許多附屬的建築，都告完工。這研究所的設備是很完美的，有兩百張病床，八個研究室及愛克斯光室和理學治療室。這是費拉托夫最初的新基地，以從事於科學的研究。

德國法西斯軍隊侵襲蘇聯，中輟了費拉托夫研究所的工作。他和他的門人們撤退到畢鐵高爾斯克，以後又撤退到大須坎特，在該地受了蘇聯政府衛生委員會的命令，以簡單的形式，恢復烏克蘭眼科實驗研究所的工作。

在偉大的愛國戰爭期間，雖然有撤退期間的種種困難，並不會挫折費拉托夫的創造力。他盡了全力，醫治蘇維埃軍隊受傷的員兵。在這期間，他發表了如下的小冊和專著：「為紅

軍服務的眼科學」，「組織療法」，「角膜視覺性移植術及組織療法」及其他許多論文。

在阿德薩從德國羅馬尼亞侵略軍被解放以後，費拉托夫領導他的研究所回到阿德薩去，利用他特有的精力，將一部分受了毀損和掠奪的研究所，重新建設起來。由於蘇聯的黨和各種組織的協助，不過兩年，不僅完全恢復了該研究所的原有規模，並且擴充了診療的部分，病床增加到三百二十張。祇從眼科病牀的這個數字，就可以想像該研究所規模之大了。

費拉托夫的科學性創作是豐富的，多方面的。他的著作有三百篇左右。他幾乎對於眼科學的每一個問題，都有了新的貢獻。

他的最大的貢獻，就是關於圓條整形術，角膜移植術及「組織療法」的三項。

他所發明的圓條法 Круглый стебель，是矯形外科的一個重大的進步。在1917年，他發表圓條法以來，蘇聯有關於這問題的論文，達二百篇之多，還有十本專著。在第二次大戰後，對於戰爭外傷所引起的身體缺損性後果，這手術是醫療方面最常用的矯形手術。

費拉托夫從大學生時代就感覺興趣的角膜移植術，是佔領了他的工作時間大部分的問題。他關於這問題的研究論文，有七十五篇以上，都是他苦心思索和堅忍實驗的結果。由於他這角膜移植術的完成，器械的發明，角膜移植術才能够達到普遍應用的程度，因此世界無數的盲人都有重見光明的希